

二妙合冊

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解讀

何傳馨

元代書法，趙孟頫與鮮于樞齊名，元人論書有「北尚鮮于，南推吳興」之說，本院藏〈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四幅，前三幅趙孟頫書，後一幅鮮于樞書，是目前僅見兩人墨蹟合冊，內容與元代書畫鑑藏相關，在元代皇室收藏之外，亦可見士人間鑑藏情況。此外，後幅元明人題跋多針對兩位書家的「各宗其長，頡頏當世」作文章。此冊選為「帝王品味——國立故宮博物院精品展」於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展出。本刊四期「百珍集粹」曾簡略介紹，本文再深入解讀四幅及題跋之內容及書法。

本冊

〈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以下稱〈墨蹟合冊〉）含趙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三二）書蹟三幅，鮮于樞（一二四六）—（一三〇二）一幅。第一幅應為趙孟頫致鮮于樞書（圖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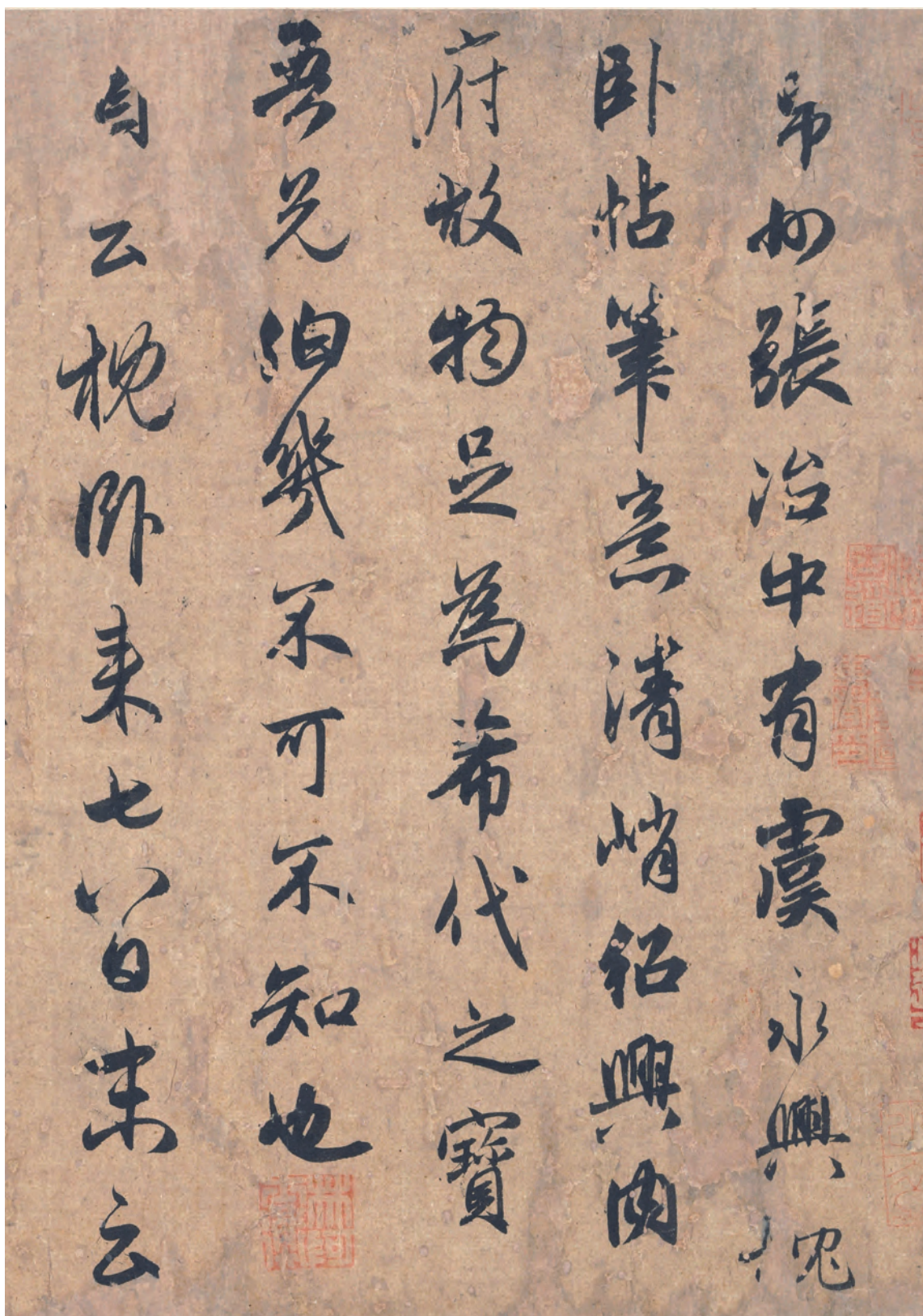
□州張治中有虞永興枕臥帖，筆意清峭，紹興內府故物，足為希代之寶，吾兄伯幾不可不知也。首云枕

臥來七八日，末云世南呈，凡十餘行。頃都下四次借閱，因不肖嗟賞，遂爾寶秘，不爾亦不甚愛，可惜可惜。（下註：世南字漫，本不知為何人書，苦苦相問，不能固拒，遂道與之，由是遂不復出。）有建業文房之印，紹興小璽，平生僅見此一種虞書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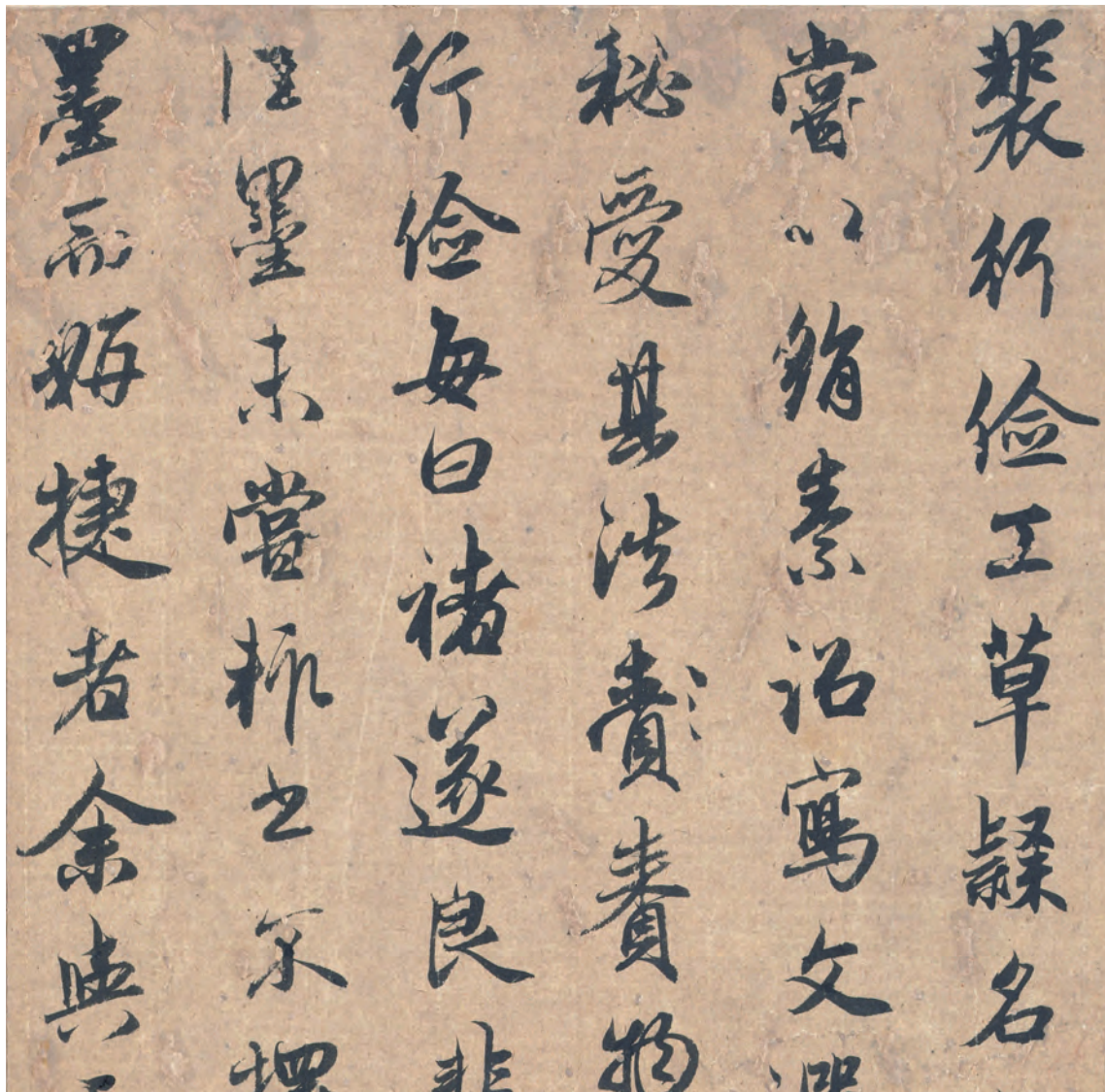
此札大意是向鮮于樞通報，在京師得臥來七八日，末云世南呈，凡十餘行。頃都下四次借閱，因不肖嗟賞，遂爾寶秘，不爾亦不甚愛，可惜可惜。（下註：世南字漫，本不知為何人書，苦苦相問，不能固拒，遂道與之，由是遂不復出。）有建業文房之印，紹興小璽，平生僅見此一種虞書耳。

知張氏收藏一件傳世僅見的虞世南書札，曾四次借閱，這件書蹟有南唐「建業文房之印」及南宋「紹興」小璽，藏家原本不甚重視，由於趙孟頫的鑑識才寶秘不再示人。

關於書札起首提到的所有者「□州張治中」其人，近人考證為張伯淳（一二四二）—（一三〇二），缺字為「幕」，並推論書寫時間是元貞元年



元 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 第1幅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元 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 第2幅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二九五）六月十一日張伯淳除職之後至七月中旬趙孟頫返鄉之間。
（註一）張伯淳為趙孟頫姊夫，元貞二年進奉訓大夫慶元路（浙江）總管府治中。據周密《雲煙過眼錄》記載，趙孟頫於元貞元年秋天自大都回到吳興，向周密出示所藏書畫古物中，即有此件虞世南〈枕臥帖〉，因此趙孟頫在歸吳興以前已得到此蹟，比張伯淳任慶元路總管府治中的時間早一年，論者解釋為張伯淳先於元貞元年六月進新職，到次年才赴任。不過趙孟頫在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十二月所撰〈先侍郎阡表〉，提到孟頫適張伯淳，仍以一二九三年張伯淳的官職「翰林直學士」稱之。另外缺字解讀為「幕」，由殘存筆畫來看，也不似，又後幅一三三三年上官伯圭題跋，明確指稱為「常州」，當時此字應未殘損。（詳後文）至明清時著錄（《清河書畫舫》及《石渠寶笈》）亦釋為「常」。再從信札中語氣看，此「張治中」似非十分熟稔之人，歸於張伯淳，有待商榷。

趙孟頫於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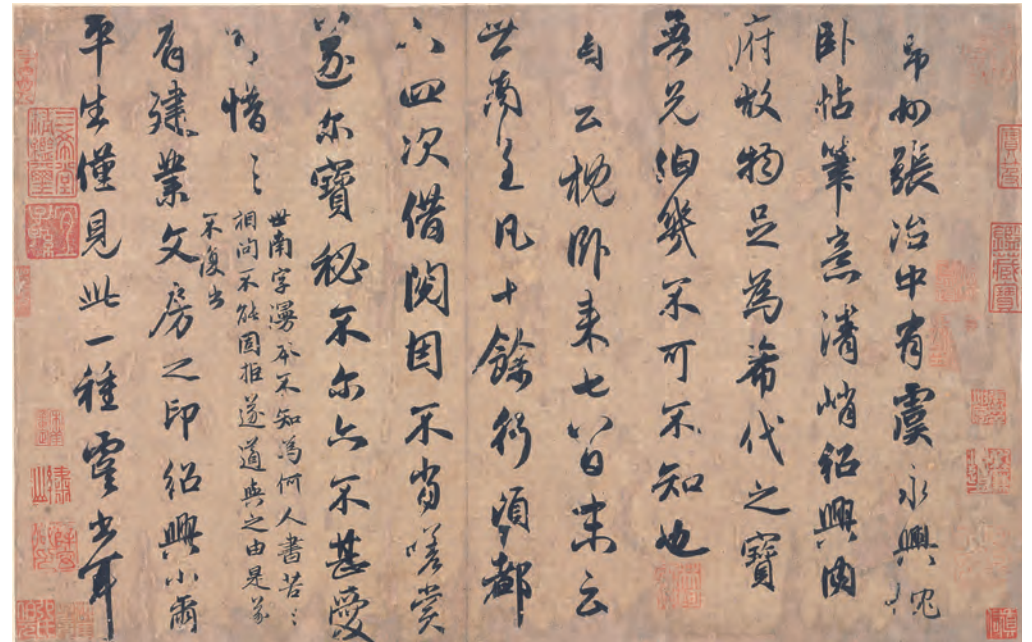


圖1 元 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 第1幅 縱28.3，橫44.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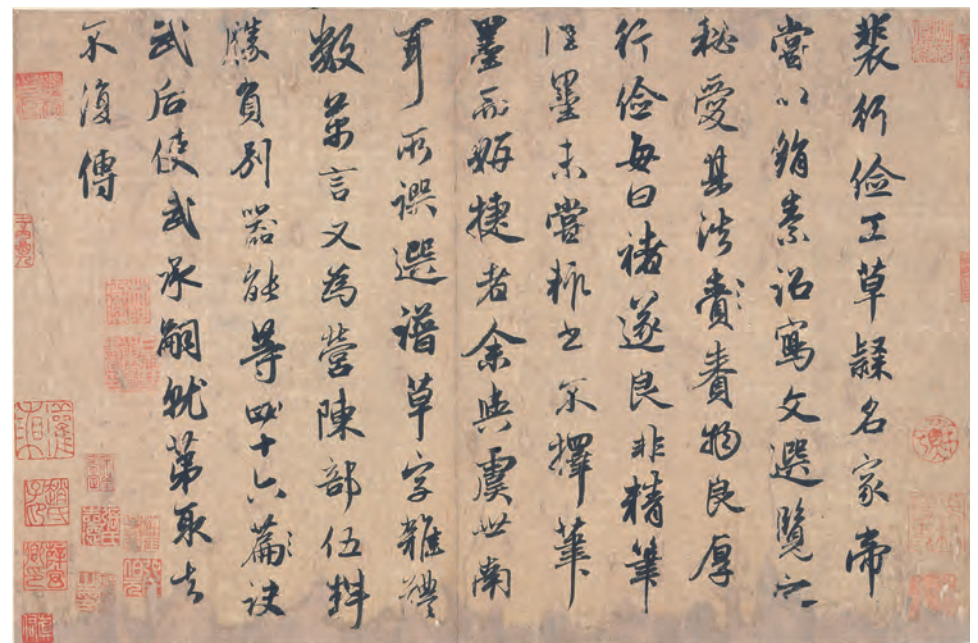


圖2 元 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 第2幅 縱28.2，橫42.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年在大都時期。

札中提到的虞世南〈枕臥帖〉墨蹟未見傳世，文獻中僅見米芾《書史》記載關杞藏一件虞世南〈枕臥帖〉雙鉤唐摹本，上有「褚氏圖書」古印；另外《宣和書譜》在虞世南名下，有一件〈枕臥帖〉，可能即是遞傳於紹興內府，後來由趙孟頫收得。

〈墨蹟合冊〉第二幅為趙孟頫節錄《新唐書》〈裴行儉傳〉一段文字（圖二），敘述裴行儉（六一九～六八二）書法受唐高宗賞識，奉詔寫《文選》，書風與虞世南相似，「不擇筆墨而妍捷者」，與褚遂良之「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有別，所選〈選譜〉、〈草字雜體〉、〈營陳部伍、料勝負、別器能等四十六訣〉等均不傳。幅上有鮮于樞「鮮于」、「虎林隱吏」兩方收藏印，可推知是趙孟頫書予鮮于樞，因與虞世南書相關，可能與第一幅同時附上。比較兩蹟的書風，如「虞世南」、「物」、「筆」、「秘」、「愛」、「行」、「耳」、「不」、「爲」等字都相似，紙質、尺寸也相同，可說明兩蹟書寫的時間及心意十分相近。

〈墨蹟合冊〉第三幅為趙孟頫草書尺牘（圖三），文云：

（第一行字皆僅餘其半，字不可識）陸沉於塵土中，不得致書，懸仰之懷，何可云喻，即日伏惟動靜勝常。昨見教化公，言有銅器見贈，留足下處（處字旁加），望附良便，發與湖州舍下爲感。都下絕不見古器物，書畫卻時得見之，多絕品。至有不可名狀者，（旁添註：有晉人謝稚三牛圖，妙入神，非牛非麟，古不可言。韓幹明皇試馬、張萱日本女騎，皆真跡）近見雙幅董元著色大青大綠，真神品也。若以人擬之，是一個無拘管放潑底李思訓也。上際山，下際幅，皆細描浪紋，中作小江船，何可當也。又兩軸屈原漁父，又一軸江鄉漁父，皆董元絕品（下註：並雙幅），不得不報耳。（下添註：魯公自書太子少師告、朝迴馬病帖、乞米帖、懷素客舍等帖；伯時天神鬼馬，妙。又驢鳴馬驚圖。）因趙彥伯侍郎南去，輒附片紙，近有新收，不惜報示也。正遠唯善護興息，不宣。四月廿四日。孟頫再

拜。伯幾想安勝，便中冀爲道意。大意爲向友人通報在大都所見，信中提到前一日會見「教化公」（參見周密《雲煙過眼錄》卷三〈教化參政所藏〉），獲贈一銅器，留在收信人處，請收信人乘便送到湖州老家。其次向收信人告知所見古書畫，包括：晉人謝稚〈三牛圖〉、韓幹〈明皇試馬圖〉、張萱〈日本女騎圖〉、董元〈青綠山水〉雙幅、〈屈原漁父圖〉、〈江鄉漁父圖〉、顏真卿〈自書太子少師告〉、〈朝迴馬病帖〉、〈乞米帖〉、懷素〈客舍帖〉、李公麟〈天神鬼馬圖〉、〈驢鳴馬驚圖〉。最後此信託趙彥伯侍郎南下時帶上，並請代爲問候鮮于伯幾。

宋末元初許多名蹟由內府散落民間，私人收藏活動興盛，活動於杭州的周密在《雲煙過眼錄》中，即記載了五十餘位私人收藏家所收書畫古物，同好之間，經常交換所見所聞。（註二）趙孟頫此札疑即是致周密，其中提到的書畫有多幅見於《宣和書譜》與《宣和書譜》記載，如晉人謝稚〈三牛圖〉、韓幹〈明皇試馬圖〉、張萱〈日本女騎圖〉，均見於《宣和書譜》；顏真卿〈朝迴馬病

六）三十三歲受薦舉出仕元朝，在大都五年（一二八七～一二九二），期間經常留意並收集流傳於北方的古書

畫文物，並與江南文藝圈友人相互探討。後出知濟南府（一二九二～一二九五），元貞元年（一二九五）

應召赴京修《世祖實錄》，是年秋天歸家鄉吳興，可推知此札書寫時間在一二八七至一二九二年，或一二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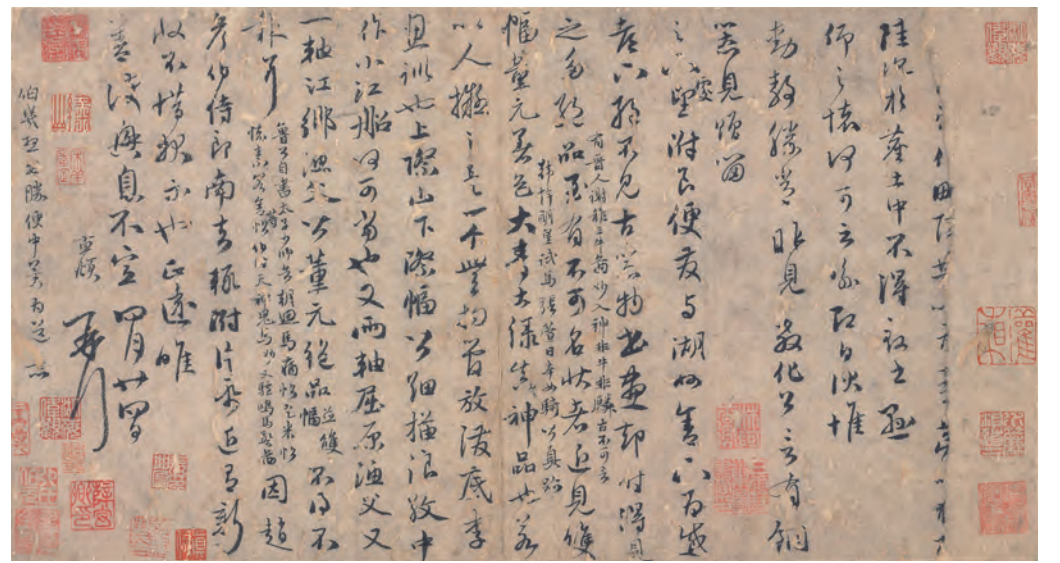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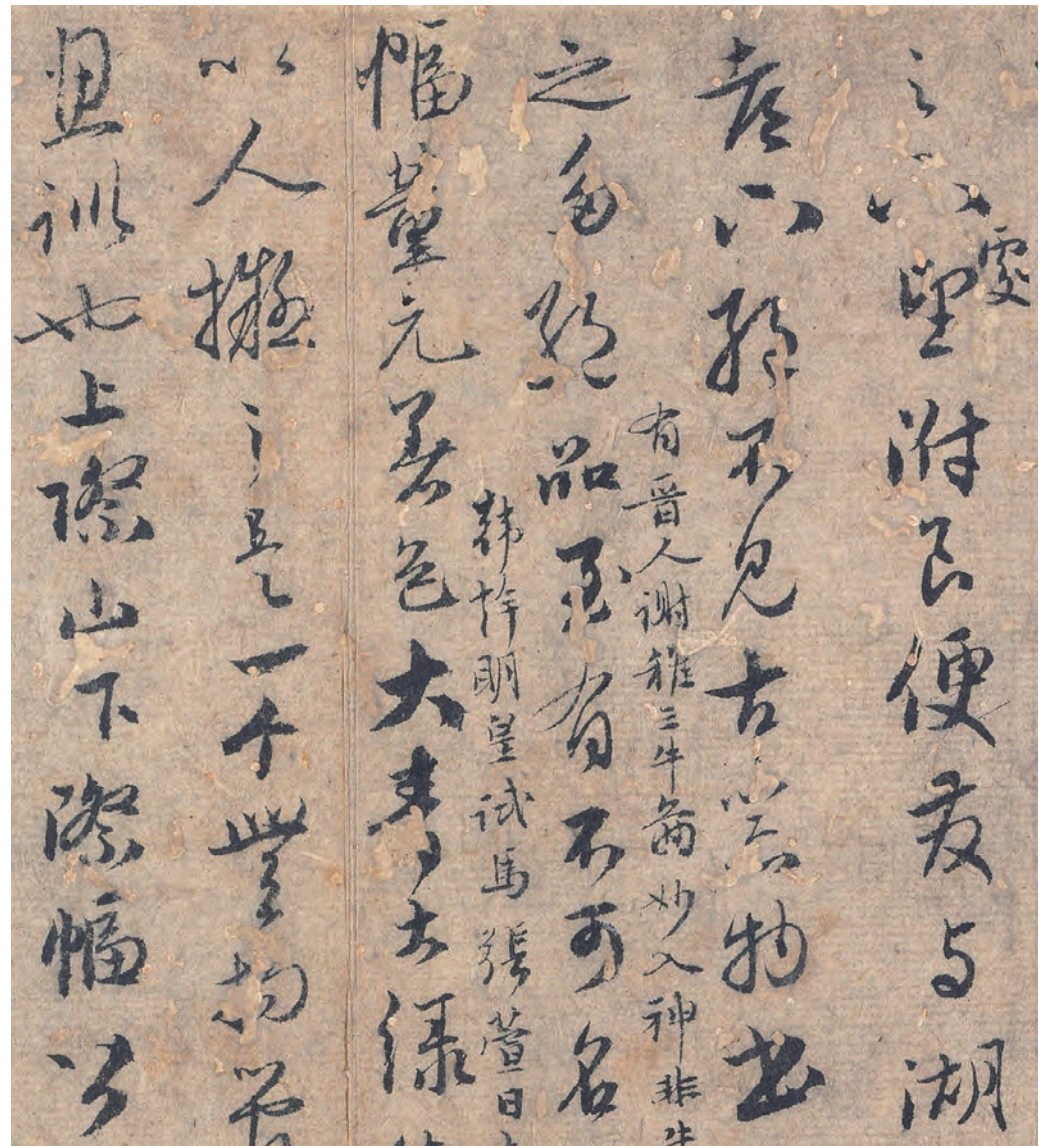


圖3 元 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 第3幅 縱24.5，橫45.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帖》、《乞米帖》、懷素《客舍帖》，見於《宣和書譜》。第一幅提到的虞世南《枕臥帖》也見於《宣和書譜》，不過同樣是向友人告知所見，第一幅和此幅兩封書札以不同的書體寫成。第一幅致鮮于樞札書寫時甚為矜重，以體勢優美，筆法圓勁的行楷書寫成，其中又夾雜一些行草書，論者指出其中亦有類似米芾縱逸即興的筆法，顯示趙孟頫在書寫此札時留意書藝表現的心態，也可以看出對受信人的重視。鮮于樞收到後，在幅上鈐蓋「箕子之裔」及「虎林隱吏」二印，視為收藏品珍藏。同時付上的節錄裴行儉一幅，也有鮮于樞「鮮于」、「虎林隱吏」二印。

第三幅書札以今草寫成，其中亦參有行楷，鋒穎勁秀。趙孟頫早年對草書千字文甚感興趣，從一二八六年三十三歲為外甥張景亮所書《千字文》卷（上海博物館藏）來看，對於千字文結體及筆法已十分精熟，次年跋《保母碑》（北京故宮藏）即以熟練的今草題寫，個別字獨立，運筆精秀中透露出章草的古意，與本院藏傅王羲之《大道帖》的題跋在書風上同一脈絡，此札的書風與跋保母碑相同，可以看出此時期小字草書的面貌。

《墨蹟合冊》第四幅書在花箋上（圖四），為鮮于樞草書，文云：張長史、懷素、高閑皆名善草書，長史頗顛逸，時出法度之外，懷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閑用筆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壞，不可復理。內容為評論唐代張旭、懷素、高閑三位草書名家，以「法度」為繩墨，對於懷素的守法及有古意，似是特別著意，對於北宋黃庭堅之破壞法度，以「不可復理」來表達貶抑之意。全幅中鋒運筆，勁健縱逸之中而有節制，與本院藏懷素《自敘帖》十分相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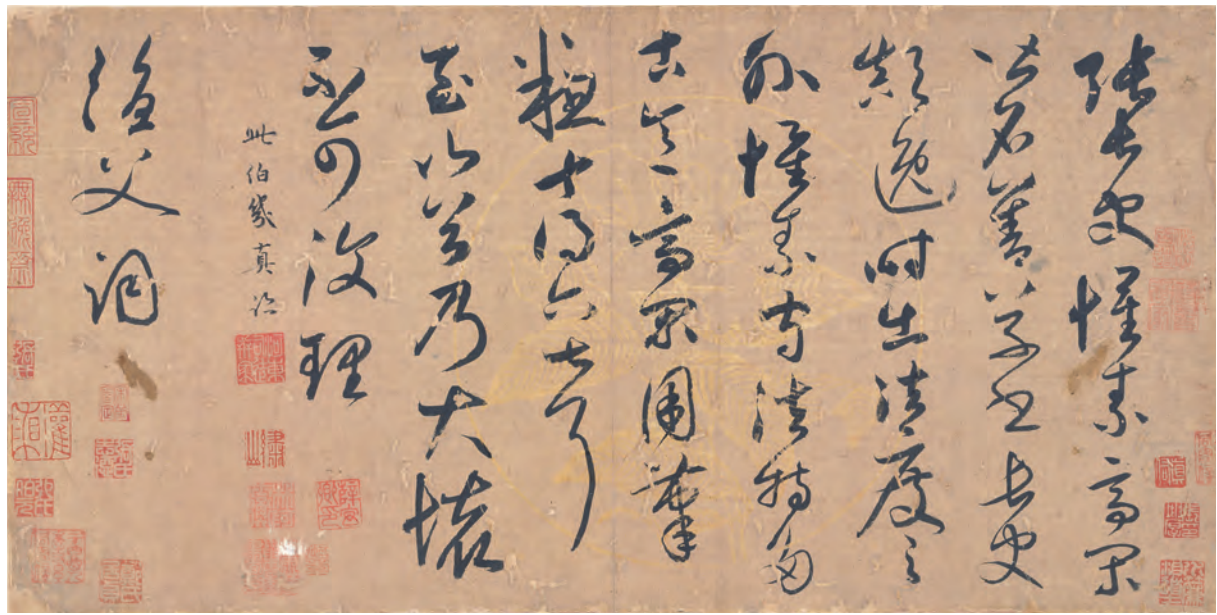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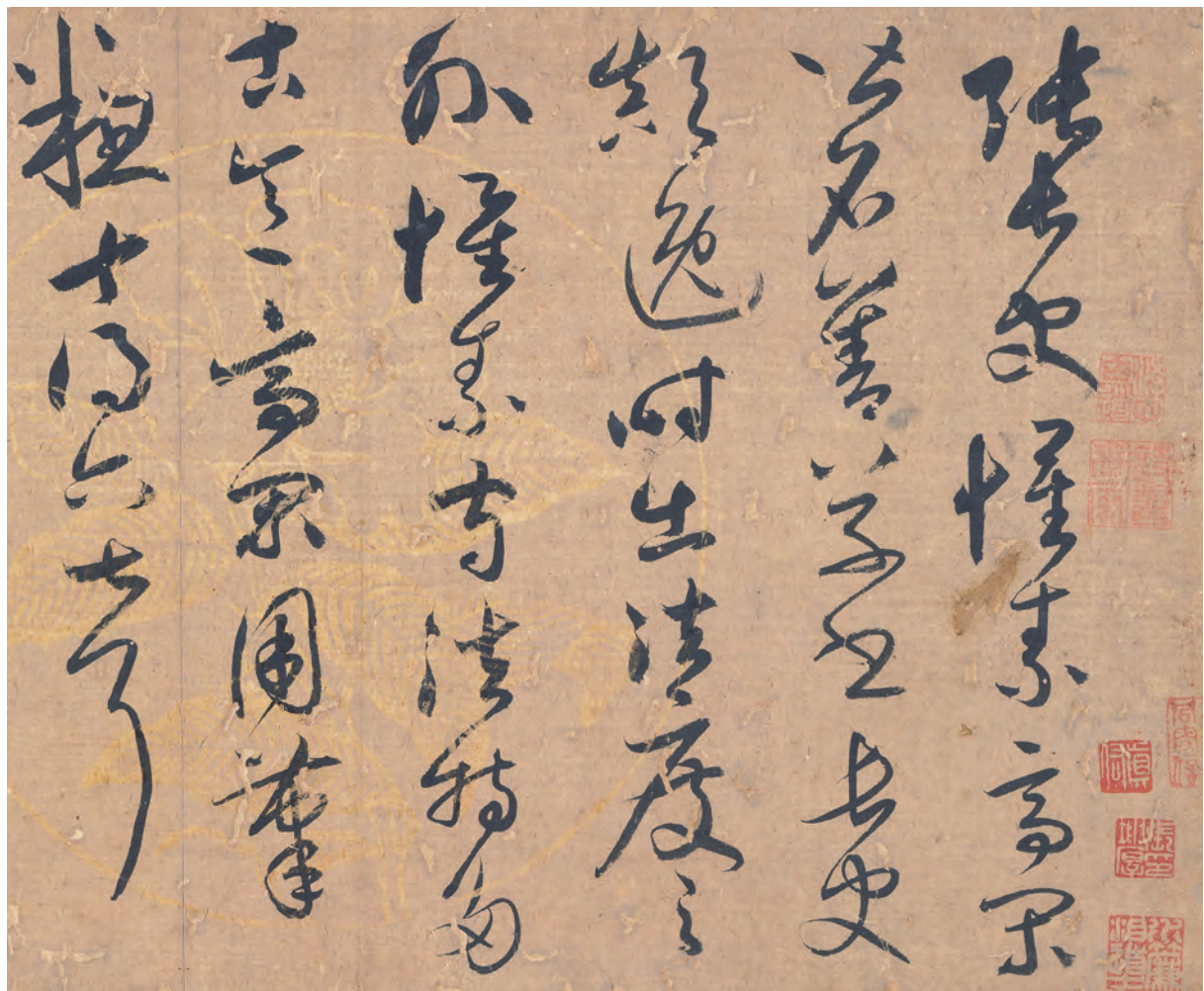


圖4 元 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 第4幅 縱26.9，橫53.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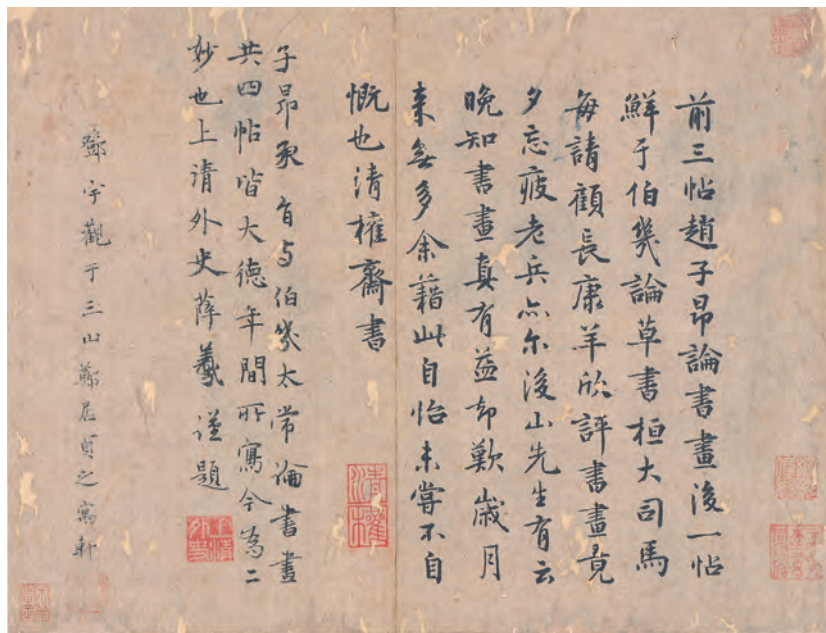


圖6 〈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後副頁第2幅

前三帖趙子昂論書畫後一帖
鮮于伯幾論草書桓大司馬
每請顧長康羊欣評書畫竟
夕忘疲老兵亦後山先生有云
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歎歲月
素多餘藉此自怡未嘗不自
慨也清權齋書

子昂承旨與伯幾太常論書畫共四
帖皆大德年間所寫今為二
妙也上清外史薛義謹題

鄧宇觀于三山鄭居貞之寓軒

來求跋。

〈墨蹟合冊〉後副頁第二幅即為
清權跋（圖六），云：

前三帖趙子昂論書畫，後一帖鮮于
伯幾論草書。桓大司馬每請顧長康
羊欣評書畫，竟夕忘疲，老兵亦
爾。後山先生有云：晚知書畫真有益，
卻嘆歲月來無多。余藉此自

怡，未嘗不自慨也。清權齋書。

清權翁即黃石翁，字可玉，號清權，
晚年稱松瀑，江西南康人，為龍翔道
士，約卒於元祐三年（一一三六），
好學多聞，與當時文士多有交誼，趙
孟頫有〈清權齋內稿序〉，云：「余
雖未得與清權子談，固已因其書知
其人矣，亦有因余言而得清權之心者
乎。子名石翁，姓黃氏，清權其自號
云。」（《松雪齋集》卷六）此次「公主
的雅集」特展出之〈定武蘭亭真
本〉卷後即有鮮于樞（一二九七）、
趙孟頫（一一三〇九）及黃石翁跋（圖
七）（註三），可見當時書畫鑑藏交
遊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定武蘭亭真
本〉鮮于樞此跋，用筆娟秀，提頓轉
折及結體均有唐人楷法，前述上官伯
圭的評論或是出於個人偏見。

清權跋後有薛義跋云：

子昂承旨與伯幾太常論書畫共四
帖，皆大德年間所寫，今為二妙
也，上清外史薛義謹題。

薛義又名玄曦（一二八九—一三四
五），字玄卿，號上清外史，曾主持
大都及杭州主要道教宮觀。合冊各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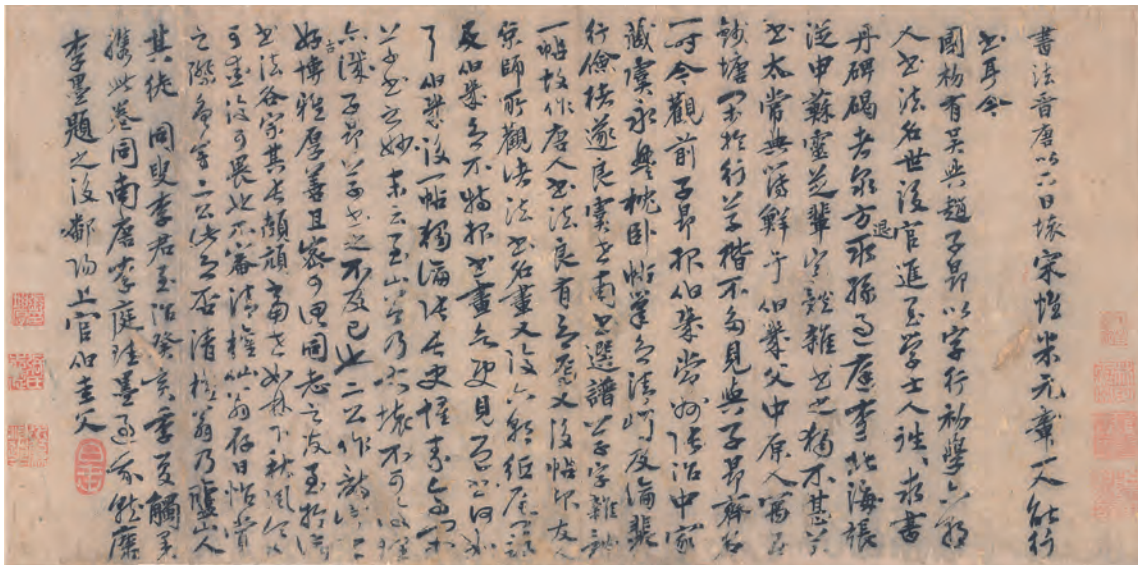


圖5 〈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後副頁第1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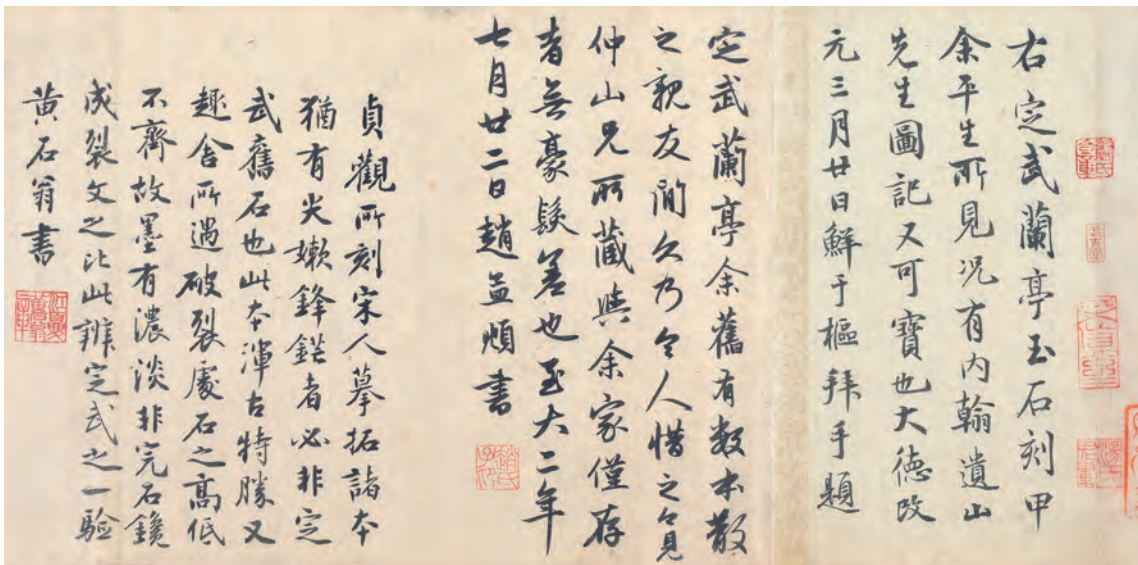


圖7 定武蘭亭真本 鮮于樞、趙孟頫、黃石翁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之不及已也。二公作詩（缺二字）
好古博雅，厚善且密，可謂同志之
友，至于論書法，各宗其長，頓頤
當世，如林下秋風，令人可愛復可
畏也，不審清權仙翁存日，怡賞之
際，曾參二公此意否。清權翁乃廬
山人，其徒同叟李君，至治癸亥
（三年，一三二三）季夏，觸暑攜
此卷，同南唐李廷珪墨過我，就磨
李墨題之後。鄱陽上官伯圭父。

上官伯圭字敬和，安仁人，藻子，善
詩，由太子說書陞知崑山縣。由跋文
內容看，一三二三年四幅已合裝為一
冊，上官伯圭比較趙孟頫與鮮于樞二
人所長，認為趙孟頫長於碑碣書丹，
行書次之，草書不佳；鮮于樞相反，
長於行草，楷書不多見。前兩幅趙孟
頫因論及唐人書，因此以唐人法書
之，第三幅以「六朝」（今草）書，
皆有向鮮于樞展示書藝的意味；第四
幅鮮于樞草書論唐宋人草書，則是
「識子昂草書之不及已也」。另由跋
文可知，四幅原為廬山「清權翁」所
藏，其徒「同叟李君」（各幅皆鈐其
「二十四岳人李又玄同叟信」印）攜

均有其收藏印記「薛玄卿印」，可知
得於李又玄（活動於十四世紀中）之
後。

又記語有「鄧宇觀于三山鄭居
貞之寓軒」十二字。鄧宇字子方，為
活動於元末明初的道士，元季浪遊江
浙間，明洪武十一年（一三七八）
請老歸隱龍虎山。鄭桓（約一四〇
二），字居貞，仕明至河南布政司左
參政。

〈墨蹟合冊〉後副頁第三幅董其
昌為敬韜（朱國盛？一六一〇進士，
官至工部尚書）跋（圖八），云：

吳興書少有所褚登善者，此前二幅
似之，又所報燕京奇畫是孫過庭法
也。鮮于伯幾評書天真爛漫，盡力
與吳興敵者，是皆可傳也。今日過
敬韜兄出此相視，因借歸摹之鴻堂
帖中并題，壬寅（一六〇二）長至
後五日董其昌。

〈墨蹟合冊〉後副頁第四幅為陳繼儒
為敬韜跋（圖九），云：

榮祿碑版文法顏平原、李北海，尺
牘純用二王，獨此卷與鮮于困學論
書畫皆以褚河南哀冊行之，一洗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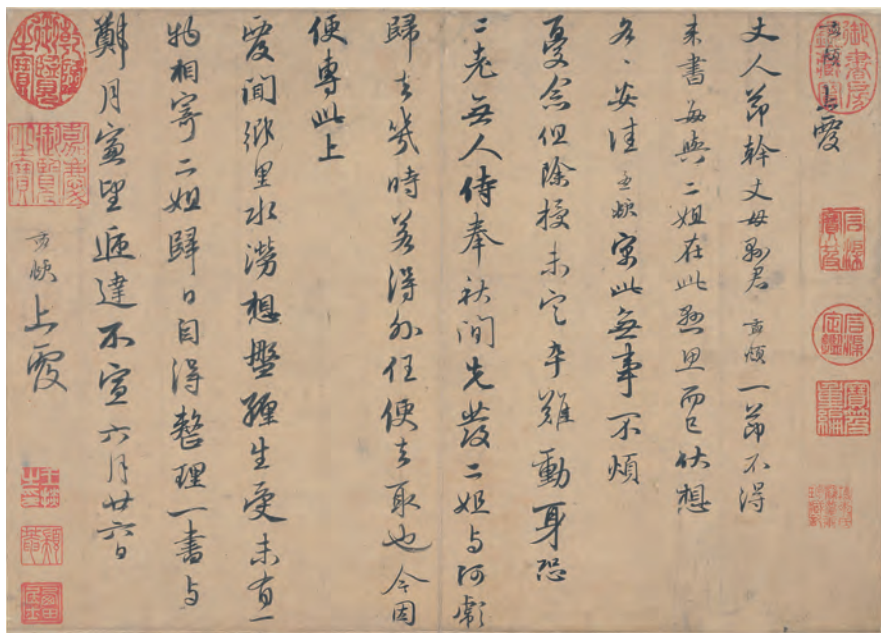


圖10a 趙孟頫 上覆丈人節幹丈母縣君尺牘帖 〈尺牘二帖〉之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二十八年（一二九二），以此二帖為依據，比對〈墨蹟合冊〉前二幅，用筆漸趨穩厚，書寫年代應稍後後，或即在元貞元年（一二九五）返吳興前。至於〈墨蹟合冊〉第三幅，筆意相

平本色。因學論張長史帖亦不復類鮮于家書。兩公于墨苑中小游戲，不無摩墨血戰之意。榮祿得伯幾書，輒以己書易之，付之烈燄曰：此子定掩吾名，有衛夫人妬泣，然不可謂鮮于之知己也。偶過敬輅綠陰古石間出此相示，漫記數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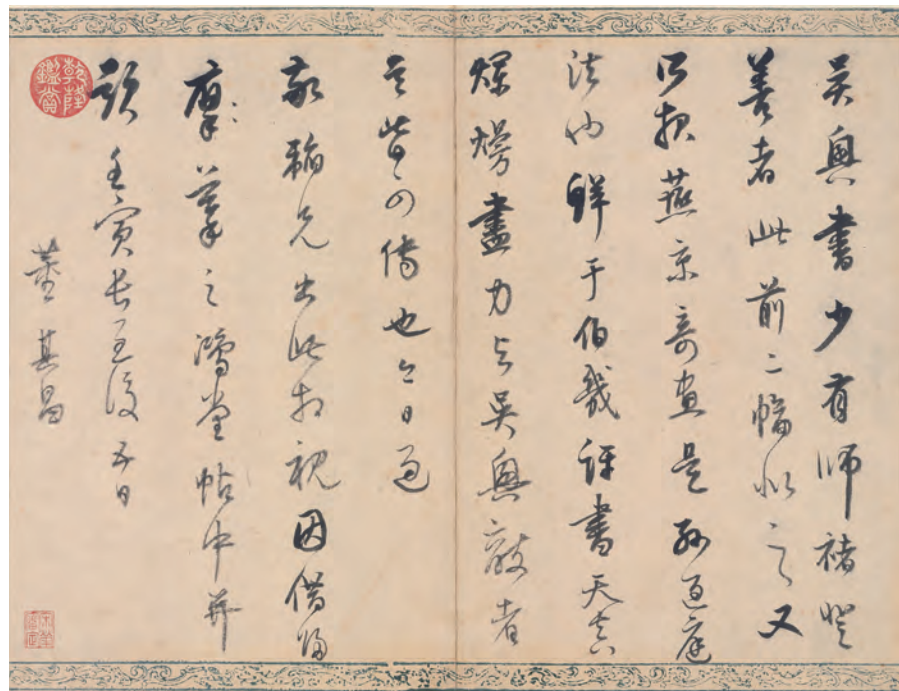


圖8 〈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後副頁第3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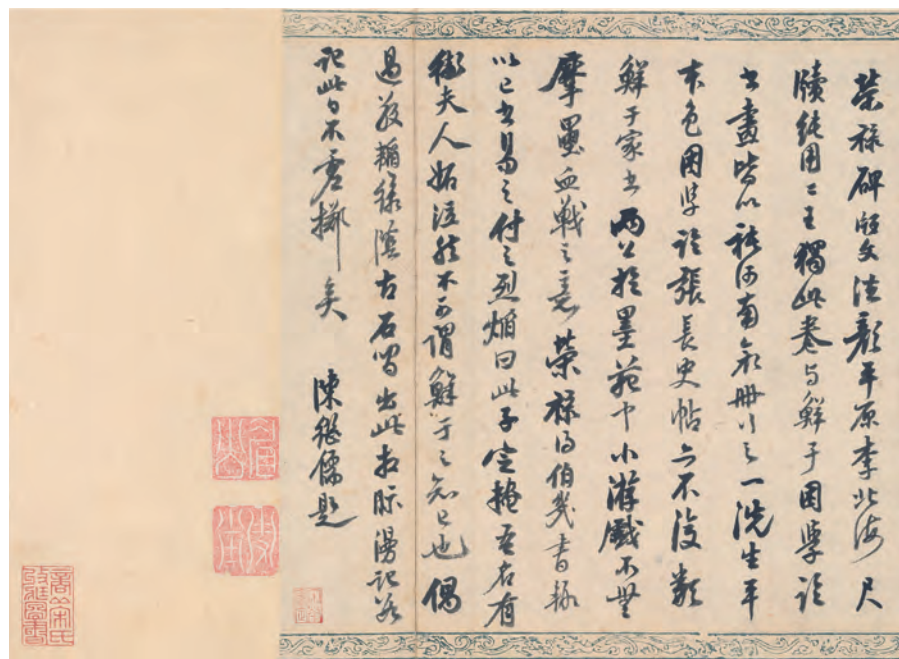


圖9 〈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後副頁第4幅

近，年代亦約在一二九一年。

趙孟頫與鮮于樞

鮮于樞字伯幾，河北漁陽（今薊縣）人，元世祖至元大德年間在江南任職，歷任行台節史台掾（一二七八）、三司史掾（一二八六）、浙東宣慰司經歷（一二八七）、東道宣慰司都事（一二九五）及太常典簿（一二〇一）（一二〇二）。長於詩文、鑑藏。（註四）書法與趙孟頫齊名，時人論書法，「北尚鮮于，南推吳興」（虞集《道園學古錄》卷十〈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院藏唐人名蹟顏真卿〈祭姪文稿〉、〈劉中使帖〉、徐浩〈朱巨川告身〉等，都曾經鮮于樞收藏。另外周密《雲煙過眼錄》載有鮮于樞所收透光古鏡等十餘件文物。

趙孟頫與鮮于樞約定交於至元十五、六年（一二七八）（一二七九），時鮮于樞在揚州任上，從趙孟頫兩首詩，可以看出兩人深厚的情誼。一是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趙孟頫在京第四年，作詩寄鮮于樞（《松雪齋集》卷二），自稱誤落塵網，

羈絆於官場，對於鮮于樞縱情詩書琴藝，探究圖書古器，自由自在的「吏隱」生活，表達欣慕之情：

廟廊不乏才，江湖多隱淪。之子稱吏隱，才高非眾鄰。脫身軒冕場，築屋西湖濱。開軒弄玉琴，臨池書練裙。雷文燦周鼎，鹿鳴娛嘉賓。圖書左右列，花竹自清新。賦詩凌鮑謝，往往絕塵埃。我生少寡諧，一見夙昔親。誤落塵網中，四度京華春。澤雉嘆畜樊，白鷗誰能馴。

另一首是鮮于樞卒後第五年（一二〇七），趙孟頫睹鮮于樞畫像，有感而發，作七言長詩〈哀鮮于伯機〉（《松雪齋集》卷三），詩中敘述兩人相識於揚州官舍，當時「我方二十餘，君髮黑如漆」，與鮮于樞一見如故，言談十分契合，經常同舟出遊，或促席夜坐。鮮于樞聲若洪鐘，義氣豪邁，談笑談諧卻能議論精到，精於鑑藏，所藏包括古器物及晉唐名蹟，又勤於臨學古代法書。其中特別提到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鮮于樞父光祖（一二〇五）去世，周砥（約一二三〇）（一二九〇）為撰〈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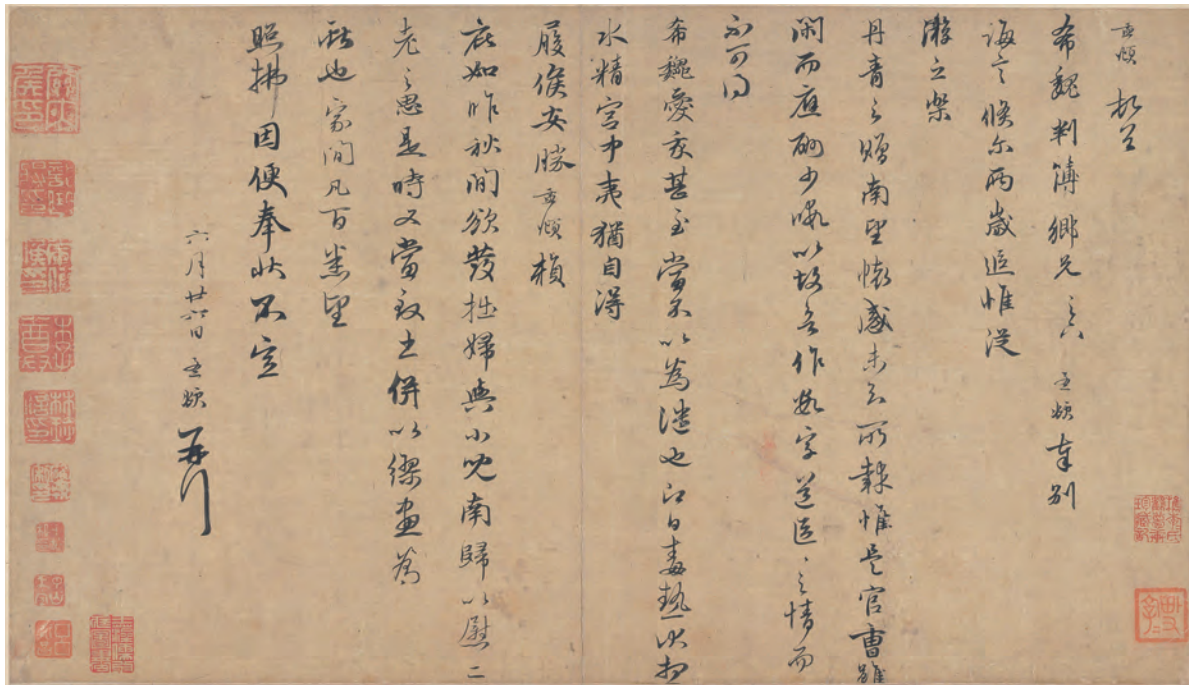


圖10b 趙孟頫 致希魏判簿帖 〈尺牘二帖〉之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張古琴，其一贈予趙孟頫，趙孟頫感動之餘，作詩〈謝鮮于伯幾惠震餘琴〉云是許旌陽手植桐所斲〉答謝（《松雪齋集》卷三），詩中記述得到此琴後，終夜不能寐，起而彈奏，希望得到知音的賞識。

此外，趙孟頫與鮮于樞經常透過書蹟鑑識題跋，交換書法品評及感想。如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秋八月，趙孟頫在大都，以小楷書爲石巖（一二六〇）書賈誼〈過秦論〉，十一月石巖攜此蹟歸杭州，鮮于樞見之，稱頌不已，於十二月七日題跋云：「子昂篆隸正行顛草俱爲當代第一，小楷又爲子昂諸書第一。此卷筆力柔媚，備極楷則，後之覽者豈之下筆神速如風雨耶，斯文又古今之一奇也。」此件墨蹟今已不存，透過後世法帖的摹刻（如《玉虹樓法帖》），仍可見鮮于樞的評論非虛語。

至元年間，在杭州收藏圈流傳一件王獻之〈保母帖〉拓本，趙孟頫、鮮于樞及周密各有一本。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趙孟頫因公事由大都至杭州，八月間在杭州與周密會面，

于府君墓誌銘》，由趙孟頫以當時所學鍾（繇）法書之（《續三希堂法帖》）：

生別有再逢，死別終古隔。君死已五年，追痛猶一日。我生大江南，君長淮水北。憶昨聞令名，官舍始相識。我方二十餘，君髮黑如漆。契合無間言，一見同宿昔。春遊每拏舟，夜坐常促席。氣豪聲若鐘，意憤髯屢戟。談諧雜叫嘯，議論造精數。巍煌商鼎制，駟駿漢馬式。奇文既同賞，疑義或共析。錦囊裝玉軸，妙絕晉唐蹟。燦然極炫耀，觀者咸辟易。非君有精鑑，疇能萃奇物。最後得玉鉤，琬琰螭盤屈。握手傳玩餘，歡喜見顏色。刻意學古書，池水欲盡黑。書記往來間，彼此各有得。我時學鍾法，寫君先墓石。江南君所樂，地氣苦下濕。安知從事衫，竟卒奉常職。至今屏障間，不忍睹遺墨。淒涼方井路，松竹蔭真宅。乾坤清氣少，人物世罕睹。徘徊儼畫像，對之淚沾臆。宇宙一何悠，悲酸豈終極。

詩中提到令趙孟頫「對之淚沾臆」、「悲酸豈終極」的鮮于樞畫像不知誰所作，不過畫上有趙孟頫的題詩〈題

爲周密所藏本題跋，提到前一年冬天，鮮于樞先得一本，是年八月趙孟頫亦得一本，周密繼之得此本，令諸友人賦詩，趙孟頫感歎云：「世人若欲學書，不可無此。僕有此，獨恨驅馳南北，不得盡古人臨池之工。」（註五）不過趙孟頫在驅馳南北的數年間，積極尋訪古蹟，一二九五年從大都返吳興，行篋中即包括虞世南〈枕臥帖〉。另外，〈墨蹟合冊〉第三幅爲趙孟頫向友人通報在大都所見，亦可與前一札互相印證。

結論

鮮于樞與趙孟頫在元代初書壇齊名，各有所長，書風雖相異，但互有影響，此件〈墨蹟合冊〉含趙孟頫三幅書蹟，書寫年代約在一二九一至一二九五年間，以及約同時鮮于樞所作草書，他們書後不久，即由共同友人黃石翁收藏，遞傳於道士李又玄、薛羲、鄭桓等及明清收藏家，於清初入藏清宮。從四幅書蹟內容來看，爲兩人的應對酬答，亦因對於鑑藏與書藝的關注，書寫時尤其用心，皆爲精

西谿圖贈鮮于伯幾》（《松雪齋集》卷三，鮮于樞又號西谿子），描述鮮于樞無意於北方都會的繁華及娛樂，甘爲寂寞，在江南享受山水清暉之娛，希望藉此圖以慰遙遠的思念：

山林忽然在我眼，攬袂欲遊嗟已遠。長松謾設含蒼煙，平川茫茫際層巘。大梁繁華天下稀，走馬鬪雞夜忘歸。君獨胡爲甘寂寞，坐對山水娛清暉。西谿先生奇崛士，正可著之巖石裏。數間茅屋破不修，中有神光發奇字。綠蘋齊葉白芷生，送君江南空復情。相思萬里不可見，時對此圖雙眼明。

這幅畫像今已不存，趙孟頫與鮮于樞二人共同的詩友戴表元（一二四四—一三一〇）有〈題鮮于伯幾小像〉一詩（虞集《道園學古錄》卷十），所指應是同一幅畫像，並且呼應了趙孟頫的詩意，更以「二妙」稱之：

欽風沙袞欽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餘，風流儼宋晉而無作。是以吳興公運畫沙之錐，刻希世之玉，使千載之具眼識二妙于遐邇。

趙孟頫與鮮于樞對樂律有共同興趣，鮮于樞曾得古桐木，託人製作兩

詣之作。再從二人的交誼，書法鑑藏及互相推崇，後人如上官伯圭及董其昌、陳繼儒等，解讀此冊時，衍申出「各宗其長，頓領當世」，或「摩挲血戰之意」的觀點，爲此冊更增添了觀賞時的戲劇性。^{註釋}

作者爲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註釋

1. 趙華，〈趙孟頫論枕臥帖小考與元初書畫收藏生態〉，《故宮文物月刊》第三五四期，二〇一二年九月，頁九八—一〇五。
2. 關於周密與當代收藏及鑑賞活動，參見 Ankeney Weltz, Collecting and connoisseurship in early Yuan China: Zhou Mi's Yunyan guoyan lu,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94.
3. 參見張光寶，〈定武蘭亭真蹟〉，《故宮文物月刊》第三五期，一九八五年四月，頁一九—二五。
4. Marilyn Wong, Hsien-yu Shu's calligraphy and his "admonitions" scroll of 1299,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3, p. 295.
5. 圖版見王連起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元代書法》，香港：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一，頁二八—二九。